

重訂虞初廣志

姜沅序先生輯

丹筆題



重訂虞初廣志卷十五

鄮水 姜泣羣選輯

端木方

李澄

端木方字正男。家閩中。生而頤頤。數歲與羣兒戲。羣兒持巨梃擊其頭。頭無恙。羣呼以鐵頭。而鐵頭亦自命。稍長。習爲無賴。或杵之。輒以其擊人。當之者仆。人皆避之。嘗爭於市。有癯翁從旁睨曰。豎兒太橫哉。鐵頭睜目視翁曰。爾何人。敢侮我。擊以頭。翁手一揮。而鐵頭仆。再擊再仆。凡三仆。鐵頭踞地罵曰。老奴敢侮我。必殺老奴。翁迴顧曰。我張長公也。偶遊於此。棲獄廟。豎兒其來。至夕。鐵頭袖短刃達長公所。門闢。長公寢。登其床左據。頃。右抽刃而刺之。如堅革。刃不得入。力刺之。刃折。鐵頭墮床下。長公開目視曰。豎兒何敢惡作謔。鐵頭拜且言曰。某

無狀當死。然公操何術。乃至此。長公起。欠伸言曰。子好勇而無勇。自賊之道也。我無異術。能養氣耳。能待我乎。鐵頭曰。侍公撻數十。曳之起。自是鐵頭朝夕侍長公。數折辱之。無愧色。又陰使人詬之於塗。走避去。長公曰。可教也。出一卷書曰。世所稱易筋經者。卽此。今所傳皆贋本。昔岳武穆得之番僧。予得之異人。以授子。遂乃調習精氣。吞吐二曜。百日盡得其傳。長公曰。吾將遊於江淮。十年後訪我於石城。別去。於是鐵頭以勇聞於閩粵間。閩粵豪傑士多歸之。間藏匿亡命。捕者知之。而莫敢誰何。一日忽不樂。客問之。曰。吾行於道。而士大夫皆遠我。是恥我也。丈夫不可以爲人恥。乃讀書史。通大義。門下客稍稍去。明末唐王監國閩南。其客之去者多爲將師。咸舉鐵頭。鐵頭拒之。語人曰。今四海洶洶。將有真人起而定之。此輩皆暮氣。烏足共事哉。旣而果敗。亡去者入山爲盜。與海寇相聲援。總制劉公憂之。欲盡招諸盜。難其使。有以鐵頭荐者。公以禮聘。鐵頭感

其意入山。見其魁曰。君等所以爲有司難者。得毋恃山谷之險。脫不守。則將爲海外王乎。曰然。曰殆矣。今天子神靈。治兵者武。前傳檄海上。島中之士盡驅入粵。粵中之降者數千人。旣設重兵於閩粵之交。率降卒掛帆而東。以檄道於閩洋。然後發會稽之甲。調南尉之勁旅。掠諸砦而火焚其巢。則君等腹背皆敵也。欲旁走。能從枕席上度乎。曰然。則奈何。曰降耳。於是諸盜皆從鐵頭約。續奏將官之鐵頭曰。我師與我期。今已及。不可留。卒遁去。聞張長公復以技授甘鳳池。甘江甯人。其勇蓋於東南云。

傲吾曰。端生非特以勇聞也。觀其能師長公。游說諸盜。恥不知書。棄官不爲。又豈世人之所能及者哉。

韻鶴軒筆談四則

闕名

懦夫俗子。受制閨中。了無足怪。所怪者。古來名將。往往懼內尤甚。殊不可解。若

桓溫之以老奴見斥。世所共知。前明常開平遇春無嗣。太祖賜二宮女。妻悍不敢御。晨起。捧盂水盥櫛。開平曰。好白手。遂入朝去。及回。內出一紅盒啓之。乃斷宮人手也。開平驚憂。後入朝儀度錯愕。太祖再三詰問。開平懼吐其實。且叩頭曰。蒙上賜二宮女。今若此有辜聖恩。死莫贖。故連日驚憂。太祖大笑。召開平入宮飲酒。命力士肢解其妻曰。悍婦之肉。開平驚成癲癩。大將軍戚繼光。其夫人威猛。曉暢軍機。常分麾佐公成功。止生長嗣一人。亦善戰。置在前隊。軍法反顧者斬。偶與敵戰。敗反顧。公卽斬之。於是將士膽落。殊死戰。復大勝。夫人以是不無少恚。而妒亦天生。公每入幕。目無旁矚。或教以置妾別業者。果匿數姬。生三子。夫人每握刀突至其地。絕無影響。蓋於曲房通別室。其扉墻磚。巧於合縫。見牆不見扉。惟公獨入之耳。久之以一子托言某孝廉子。丐以繼嗣。卽令孝廉處以西席。夫人大安之。一日念無子涕出。有小妮子發前事。夫人大怒。納兵往

攻之。而一卒不令出。恐有洩者。孝廉急屬一力踰重牆報公。公召諸將問計。或曰。願以死迎敵。或曰。早避之便。公曰。皆非也。乃自袒跣跪迎夫人。諸姬披髮席藁。各抱其子請死。而請以子嘗刃。夫人令抱兒起。皆送還曰。首禍是老奴。令杖之。公卽伏受杖數十。門外將卒喊聲大舉。乃已。噫。矯矯虎臣。登壇仗鉞。熊羆十萬。靜受韜鈴。卽封豕長蛇。聞風膽落。及至芙蓉帳中。獅王一吼。戰兢殼竦。搖尾乞憐。可云兒女情長。英雄氣短矣。

薛生白。別號一瓢。名醫也。能詩。乾隆初。以博學鴻詞薦。不起。少負膽力。任俠喜游。嘗夜醉歸。遇劫賊於途。奮臂擊斃之。先是吾蘇王廢基一帶荒僻特甚。賊每夜刼過路者財物。謂之背娘舅。由是遂絕。翌日。人傳斃人於途。官府往驗事。薛因謂其妻曰。殺賊者我也。妻因乘間言之曰。君之所爲非計。曷不讀書以期自立。薛曰。讀書誠佳。誰爲我料理薪水。妻曰。君誠能讀書。妾當以女紅佐薪水。

年薛諾之由是閉戶讀書起臥一小樓不下者十年。遂博極羣書。尤精於醫。時醫士葉天士聲名藉甚。薛一出。卽能與之抗。葉因於所居築室三間。顏之曰掃雪軒。薛亦於南園起宅。號掃葉山莊。薛武勇絕倫。嘗夜臥聞庭樹窸窣作聲。啓牖視之。賊於暗中以鐵鑣中薛所著履而逸。薛心知非賊。乃訪其藝者也。乃鑄銅杖一以自衛。題曰銅婢。當時題咏甚多。袁簡齋集中有長歌一首。其結云。一時名士皆有歌。祝君偕老專房多。我獨譟語君應笑。頗聞銅臭喚奈何。

張天師之至蘇也。適患時癘。延葉天士往治得瘳。天師以金帛謝之。辭不受。因使人致意於天師曰。願得公一言。則過於金帛遠矣。張曰。苟可言。無不如命。人遂語以故。張諾焉。越數日。郡之官僚。公宴天師於虎邱河舫。葉從岸上過。天師忽離席起立。若肅然生敬者。諸官僚請其故。天師曰。適岸上天醫星過耳。諸官僚因使從者登岸詢之。則葉也。由是天醫之名著。而葉之門益如市。葉所生母

有病。命在旦夕矣。遂不敢下藥。語於人曰。能愈母疾者。願以三百金爲謝。夜不能寐。覃思病源。忽自言曰。若然。不是親生母。定用青龍白虎湯。其壁外則旅店也。有客以遊幕失所。欲歸無資。居於此有日矣。夜亦不寐。聞壁外人語。心異之。明日。問其主人。主人具以故告。客因使主人言於葉曰。有客能治此疾。葉聞之。欣然迎入。客視其疾。謂葉曰。君精於醫。何不用青龍白虎湯乎。葉然其言。一劑而愈。客遂受謝得歸。客實不知醫也。噫。以葉之精於醫理。至於其母之病。乃不敢下藥。而不待客之一言。非當局者迷耶。抑其平日之起死回生者。尙以人嘗試也。葉之歿也。戒子孫勿習其業。蓋有以窺其奧者矣。

近日垂簾賣卜者。大抵非徽人。卽江西耳。前明時休寧人貿易過江右者。逆旅中遇一道人。詢鄉貫畢。忽曰。君處有卜筮者汪龍乎。乃吾弟子也。吾有下部秘書。尙未傳彼。今老矣。煩君歸時郵付之。又曰。吾試爲君卜某日當歸。某日當抵

家抵家之明日。當有事入城。行至東門外。望見橋上有警者。緩步下橋。卽吾徒也。君當呼詢。以此書畀之。其日。吾徒入城。爲人占卜。袖中有銀五錢。可以贈君。酬勞。然須卽返步。不可入城。入城恐防口舌。其人唯唯。乃歸家。果符所占之日。次日因事入城。至東門。未上橋。果有警者。詢爲汪龍。因卽以書授之。龍果出袖中銀五錢贈之。其人謝去。忘入城之戒。至市中。忽有挑柴者摩肩過。柴枝牽破其衣。其人大怒。批負薪者頰。責令賠償。負薪者叩求不得。適縣官過。呼問之。得其情。乃曰。貧人無心牽破衣袖。旣打矣。又令賠衣。眞無良也。與之杖十五。其人方憶道人言。悔無及矣。江龍字潛夫。顧尙書可學。以潛夫名上聞。卽命有司趨入朝。尙書躬爲勸駕。卒謝之。其道入者。卽宸濠逆佐李士實也。士實逃難至休寧。遂以術授龍。故至今二處人猶能習其秘訣。

傲吾曰。常戚二大將軍之受制裙下。薛醫又以文武稱。皆古今來不多觀之。

人也。若葉醫以天師一言而名震海內。卒不能醫其母疾。致庸醫以成名。良可怪矣。是殆其積慮過微。而反以之束手也。非工於謀人而拙于謀己耶。至逆旅道人之善卜。想亦管嚴之復生歟。不然。何其不爽毫釐也。

三韓義軍參謀中將安重根傳

白山逋民

昔謝文羽痛哭西臺。招臯丞相之魂。嗚咽淋漓。歷千古而不滅。黃梨洲竄身南雷。收殉難諸人之蹟。表章不遺餘力。是蓋天理人情之不容已者。微此則天地之正氣絕矣。顧余無狀。亦抱二氏之痛者也。白首逋踪。異域飄零。瞻望故國。禾黍蕭條。吾所愛兄弟之死於異族之手者。歲不知其幾千。滔滔黃海。冤血長流。凡平日稍以志氣才識現其頭角者。無一能逃其網焉。每一念及。五內如割。天乎。天乎。胡寧忍斯。西臺之哭。招忠魂。南雷之收拾遺蹟。誠有不能已於情者。而東西奔竄。無暇把毫。負我忠義之兄弟多矣。至若涉層溟。屠巨鯨。聲震竄宇。光

燦古今者。惟吾安君重根。轟轟乎烈烈乎。固有不待後死者之表章而垂之無窮也。然自余之來華也。凡官紳學生農工商賈之人。罔不問安君之遺事者。以吾韓人而不能舉其歷史。則亦烏可謂之有人心者耶。旅館寒燈。邊風颯颯。援筆述此。以副天下人之祈求也。蓋據安君之歷史而論之。曰捨身救國之志士也。曰爲韓報仇之烈俠也。是猶未足以盡安君矣。安君具世界之眼光。而自任平和之代表者也。蓋以天下之大勢言之。金甌一統。據亞洲之中心。而關係大局之平和擾亂者。中國也。以唇齒之密接。而關係中國之安危者。韓國也。日本海中之島國。島人之性。每馳思域外。銳於進取。又其地處東洋之要衝。西舶之東來者。先泊於此。其受西人之觀感。較早於中韓。故倣倣西法。驟臻富強。遂突然先進矣。苟其維持大局。對於隣邦。不取侵略主義。爲至相扶將之計。則東亞之平和可企。而世界之戰禍可弭也。乃其政策不出乎此。以爲不侵佔隣疆。據

爲領土。則不可以發展其勢力也。由是數十年來。以韓滿經營四字爲惟一無二之方針。甲午之役。已有要素遼東半島之問題矣。及夫戰勝俄人。以爲天下莫余阻也。得隴望蜀。愈見其野心之勃勃。所謂韓滿經營之目的不達則不止。以區區島中之生活。馳突於大陸方面。不亦榮哉。然而滯滯神州。不容彼之獨自橫行。而列強眈眈。逐鹿紛紛。若是則不止中國之擾亂。而抑亦各國之競逐無時可已。將億兆之生命財產。糜爛於砲火世界。是豈人道之所許者耶。然則甘爲戎首。破壞大局之平和者。誰實尸之。彼伊藤日本之代表。而侵略主義之主動者也。安君對於世界希望平和者。故認彼爲平和之公敵。而以爲不除此則天下之禍。不可弭也。擲吾一己之生命。購得世界之平和。則無上幸福也。主義相反。勢不俱生。乃其結果之至此者也。以是論之。安君具世界之眼光。而自任平和之代表者。豈僅曰爲韓報仇者哉。

安重根者。韓國黃海道海州人。父泰勳。進士。善詩文。爲人慷慨有氣節。甲午（西歷一千八百九十五年）東學黨倡亂。氣焰甚熾。舉國繹騷。泰勳召募鄉兵以討之。重根年十七。後父軍擊賊。重根幼有雋才。通經史。工書藝。及長。善騎射。膂下有棋子者七。狀如北斗。故初名應七。軀幹長大。氣宇軒昂。以膽勇爲鄉人所懼服。家素饒財。以父子俱尙任俠。故揮霍而盡。討東學時。宰相有賈公穀者。擁私資。泰勳奪爲兵餉。亂定。賈迫之急。遂入天主教。教中人素聞其盛名。懼迎藉甚。由是重根亦爲天主教人。時國政日紊。官吏競爲貪婪。以剝民膏。泰勳藉教會團體。以抗官吏。雖得人民之懽心。而大被官吏之仇嫉。幾危其身。中歲徙黃海道信川。又徙平安道甑南浦而居焉。吾邦人民積狃昇平。不習武事。陷於文弱之極點。而泰勳教子弟兼治文武。故重根射藝絕倫。能於馬上射落飛鳥。此其後來活動之原因也。

我國與日本隔一海峽。彼之圖我。遠則豐臣秀吉有壬辰之入寇。近則西鄉隆盛有丙子之征韓論。前後經營。何其慘淡也。甲午中東之役。彼欲分離中韓關係。聲言朝鮮之獨立。而其干涉內政。攫取利權之手段。何嘗以獨立之實與之也。况乙未八月我國母之被弑。出於彼人之凶手。則我國民忍共戴一天乎。甲辰日本與俄國開戰。日皇又宣言于天下曰。扶植韓國之獨立矣。及其戰勝而議和也。俄人認日本於韓國事。軍政事經濟上有卓絕之利益。於是伊藤博文以統監來矣。乙巳十一月十七日。伊藤與公使林權助大將長谷川好道等率兵入闕。勒締保護條約。元老閔泳燠趙秉世等死爭不得。遂自殺以殉國焉。人民之反對者。併被逮捕。或遭慘殺。嗚呼。四千二百餘年歷史之舊國。遂隸伊藤統治之下矣。

時重根在甌南浦。閱大韓每日申報。則保護之約成矣。不覺放聲大哭。即告於

母氏曰。國家糜爛至此。兒不敢自愛其身也。遂與弟恭根正根入漢城。使之肄業於法律學校。以求學界之同志。往來平壤漢城之間。糾合志士。獎勵教育。以爲回復國權之準備。當在甌南浦對衆人痛論時事。略無顧忌。日巡兵詰其過激。重根怒毆日兵仆地。曰爾何干涉我家事乎。其不畏強禦多有如此者。

此時吾國志士界有安昌浩者。理想家也。雄辯家也。事業家也。早歲遊歷美洲。吸收文明。其還國也。在統監政治之日。痛祖國之沉淪。慨民智之幼稚。每對衆演論。詞氣激烈。心血怒湧。聽者莫不雪涕。其組織會社。建設學校。皆井井有規。極合文明制度。爲全國之模範。所至男女塞道。懽迎。爭呼安先生。其爲國人信仰之如此。重根往從之遊。聆其言論。尤深佩服焉。

嗚呼。日人併韓之機漸熟。至丁未七月。而海牙密使問題又起矣。是歲荷蘭海牙府開萬國平和會議。前議政府李贊李相高。前平理院檢事李儋。前駐露公

使參書官李瑋鍾三人走海牙府。控日人強壓毒害之狀。各國公使置之不問。日政府乘此爲最好機會。伊藤及長谷川奸道林董等帶兵入闕。逼皇帝禪位太子。要結七條。協一切行政司法官吏任免。均由統監處分。解散各軍隊侍衛。第一大隊隊長朴勝燠痛哭自刎。部下兵士激忿。與日兵接戰。射殺大尉樞原日人大怒。開大砲轟擊。煙焰漲天。是日兵士人民死者千餘人。于時重根自平壤入漢城。悲觀此狀。不勝怒憤。顧瞻四方。網羅彌天。揮腕無地。乃與同志金東億入俄領海參威。以其爲韓人移住最繁之地。而係日人勢力範圍之外。可得行動之自由故也。

年來韓人移住俄領沿海州及各處者至數十萬戶。就中有志者開設學校及報館。鼓吹祖國思想。重振往來各地。備嘗艱苦。忍耐飢渴。大聲疾呼。唇焦舌枯。得同志者禹德淳曹道先柳東夏等七人。斷指結盟。血書大韓獨立爲國報仇。

八字約以同死。陰募義旅。將乘機舉事。寄書大韓。每日申報館。其書略曰。修身齊家治國爲人之大本也。心體相合而保其身。家族相合而保其家。人民相合而保其國。其理一也。今我國家陷敗至此。國民之不和合。卽其一大原因。不和之病由於驕傲。種種害毒皆萌於此。蓋優於己者猜。弱於己者侮。與己埒者爭。俱不相下。烏得和合哉。醫驕傲之病者。謙遜是也。卑己敬人。甘人責己。薄於責人。又能以己功讓人。何患不和合哉。昔寬國王使諸子折一條鞭。個個斷折。更與以一束鞭使之折。不能折條。王曰。汝等各自爲心。必爲人所折。合爲一心。人不敢折。吾人當念此言也。惟我民族不能一心。故疆土爲倭奴所奪。而猶爲倭奴輸我內情。樂爲彼張。借彼毒手。陷我忠良。抑獨何心思之及此。痛恨骨冷。此蓋驕傲二字所崇也。苟能打破此二字而持和合二字。父詔其子。兄勗其弟。決死以圖復國。高建太極旗。同我眷屬相見獨立館。唱大韓獨立萬歲。震動六大